

现代汉字论丛

王宗伯

主编：李大魁

胡双宝

北京市语文现代化研究会 编

现代汉字论丛

王宗伯
主编 李大魁
胡双宝

北京市语言文字现代化研究会编

说 明

本会的历次学术讨论会上，大都涉及现代汉字的一些方面。应一些会员的要求，1990年1月、1991年6月两次举行现代汉字专题讨论会。本书所收的20篇论文，是从1991年6月15日举行的现代汉字专题年会的论文中选出来的。有的论文已在刊物上发表，本书不再收入。

现代汉字的含义、内容、范围等等，是一个正在讨论的问题。本书各篇论文的作者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王小宁、施正宇、史有为的论文，对现代汉字的声旁、形旁、指别符（记号）做了统计和分析；刘泽先、刘庆俄、张洪英、李大遂的论文，侧重讨论的是汉字教学问题（包括利用电脑教汉字）；王宗伯、王秉愚、胡双宝就汉字规范化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石云程的论文从信息处理角度对汉字研究提出了要求；李大魁、曲翰章关于日本汉字的研究及应用的论文，对我们具有参考价值；汉字的性质和特点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苏培成的论文提出了自己见解；书同文的问题不仅关涉到海峡两岸，而且与日本、朝鲜的汉字有关，魏励的论文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郑林曦就研究汉字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邹晓丽的论文强调，研究现代汉字必须从古汉字入手；胡瑞昌、张育泉的论文讨论的是汉字改革的问题；汉字为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采用，陈其光的论文向我们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现代汉字的许多方面，特别

是应用方面，还没有涉及，我们愿在今后进一步展开讨论。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王宗伯、李大魁、石云程、胡双宝、苏培成、张育泉。

北京市语言学会语文现代化研究会

1991年10月

现代汉字论丛

目 录

汉字的借用与派生	陈其光
汉字与汉字的前途	胡瑞昌
规范化是社会用字的基本要求	胡双宝
中日简体字比较研究	李大魁
汉字形音义系统及其在教学上的利用	李大遂
电脑教学大有可为	
—— 汉字教学改革的新尝试	刘庆俄、迟尚慧
“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科学性	刘泽先
日本汉字信息处理研究的启示	曲翰章
现代汉字形声字形符表义功能测试报告	施正宇
现代汉字中的指别符	史有为 杨大方
信息处理中汉字和汉语研究的繁重任务	石云程
汉字的性质和特点	苏培成
略论汉字简化和规范化的重要性	王秉愚
从声旁的表音度看现代汉字的性质	王小宁
社会用字混乱的原因及对策	王宗伯
汉字文化圈的书同文	魏 励
从大学生练钢笔字想到文字规范之重要	张洪英
论“一语两文”制度	张育泉
科学地研究汉字	郑林曦
研究现代汉字必须从古汉字入手	邹晓丽

汉字的借用与派生

陈其光

本文所说的汉字借用，不是指用一个表示汉语甲意义的现存字表示汉语乙意义，如名词“白”（鼻子）借作代词“白”（已），而是指借去表示其他语言的某个单位。本文所说的汉字派生也不是指以某一个现存的汉字为基础，产生新的汉字，如从“其”产生“淇琪冀期棋旗基”等，而是指派生出另外的文字。

汉字成为记录汉语的完整文字体系以后，汉族周围的许多少数民族和朝鲜、日本、越南等邻国还没有记录本族语言的文字。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他们始则借用汉语书面语，继则借用汉字记录本民族的语言，进而参考汉字创造新字，这就出现了借用汉字和派生新字的问题。从这些借用字和派生字，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了解汉字的作用和发展规律。

非汉语借用汉字表示自己的语言有五种方式。第一种，不但借汉字的形，也借用字的音和义，称为移植。移植的汉字虽然按汉语的音来读，但是往往要根据本族语的音位系统加以适当的改造，特别是早期移植的字。字音经过改造之后，有的替换了音素，有的增减了音素，有的甚至把一个音节变成了两个音节。

例如：

语言	汉字	读音	意义
白语	官	kua ⁵⁵	官
朝鲜语	丝	si l	丝
日语	人	dʒin	人

日语	国	KOKU	国
越南语	贫	bə n ¹¹	贫
壮语	读	tu ²	读

第二种，借汉字的形和全部音，表示本族语的意义，称为音读。所谓音读，并不是借用字的读音都跟汉语的完全一样，而是像移植一样，要做某种修改。例如：

语言	汉字	读音	意义
勉语	端	ton ³³	儿子
侗语	消	ɕau ³⁵	你们
彝族	九	kwɛ ¹³	跪
白语	娘	ɿ a ⁵⁵	咱们
越南语	碎	toi ³³	我
壮语	榔	la:ŋ ²	竹笋
日语	也麻	jama	山
朝鲜语	乙	ul	宾格标记

第三种，借一个汉字的形，取其全部音素或部分音素，与另一个或几个汉字的部分音素拼成一个音节，表示本族语的意义，称为切读。切读很像汉语的反切，但是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反切是前字取其声母，后字取其韵母和声调拼成一个音节，而切读的前字不一定只取其声，后字也不一定取其韵和调；另外反切只用两个汉字，而切读有的要用三个汉字。例如侗语借“尼亚”二字切读为¹⁴ɲa，表示“你”，前字取其声母，后字取其韵母和声调；借“达姆”二字，前字声韵调都取，后字取其声母切读为⁵⁵tam，表示“柄”；借“其阿姆”三字，前字取其声母和声调，中字取其韵母，后字取其声母切读为¹³ɕha:m，表示“走”。

第四种，借汉字的形和义，读民族语的音，称为训读。在汉语里，一个汉字往往表示几个意义或义项，其他语言借汉字训读时，只

取一个意义，一般是常用义，其读音则随语言而异。汉藏语系的语言读一个音节，因为他们也是单音节语素语言；其他语系的语言，有的读一个音节，有的读几个音节，因为它们的多音节语素较多。例如：

语言	汉字	读音	意义
布依语	儿	lu k ¹³	儿子
壮语	酒	lau ⁵⁵	酒
白语	奶	pa ⁵⁵	奶
朝鲜语	望	para	望
日语	八间迹	jamato	大和
苗语	鸟	noŋ ⁴²	鸟
勉语	知	peɪ ³³	知道

训读这种用字方法不仅非汉语使用，汉语的某些方言也用。例如潮阳话的“欲”字，可以读 iok⁵⁵，这是本读；也可以读 ai³¹“爱”，这就是训读。有些人打电话，把号码2读作 lian³¹⁴“两”，也是一种训读。

第五种，只借汉字的形，读本族语的音，也表示本族语的义，称为寄居。例如壮语借“护”字读作 lau²⁴，意思是“哪里”。越南语借“坦”字读作 dɛt³⁵，意思是“地”。

上述五种方式，以移植、音读、训读为主，切读和寄居都不多。

借用汉字标写民族语言都是学会了汉语认识汉字的人做的，移植、音读、切读、训读、寄居的划分，也是从认识汉字的角度说的，对于不认识汉字的人，则都是用一个一个方块字表示本民族的语音和语义，形式虽然跟汉字一样，内容却大不相同，已经是另外一种文字了。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其他语言的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都跟汉语有不少的差别，人们虽然用了移植、音读、切读、训读、寄居等多种方式借用汉字，也未能完整准确地表达其语言，于是一些本族知识分子参考汉字另造新字来借用汉字的不足，这就产生了汉字派生字。派生

字可分仿汉字、变汉字、似汉字三类。

仿汉字是以整个汉字或汉字的偏旁为部件，用汉字的造字法构成的。汉字的造字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反切五种，仿造字主要使用形声、会意、反切，少数字似乎超出了这三种的范围。

在汉字里，形声是最能产的格式；在仿汉字里，它也是最能产的格式，造出的字数最多，又可分三类。第一类，形符表示字义的范畴，声符表示字音。例如越南语的“俾”字，从人半声，读作 lau，意思是“老挝人”。第二类，声符也表示字音，但是形符表示的不是字义所属的范畴，而是字的具体意义，例如壮语的“珍”字，从鸟六声，读作 iok³³，意思就是“鸟”。确切地说，这样的字应该称为“注音字”，其形符表示的意义概括程度不高，是形声字中最原始的一类。第三类，声符也表示字音，但是形符既不表示字义所属的范畴，也不表示字的具体意义，仅仅表示有形符的字与无形符的字意义有所不同。例如壮语的“厦”字，从口皮声，读作 pai⁴²，意思是“哥哥”，与“口”毫无关系。这样的形声字汉语里也有，例如，“叮”字，严格说，这类字的形符并不是义符，只是一种区别记号。

仿汉形声字的声符和形符大多数取汉语的音或义，但是少数取本族语的音或义。例如苗语的“黑”字，从色黑声，读作 qwe³³，其义为“黑色”。显然 qwe³³ 不是汉字“黑”的读音，而湘西苗语的“黑”就读作 qwe³³。另外，这里的“黑”不仅表音，而且还表义，这跟某些汉字的声符兼表字义是相同的。又如越南语的“价贵”字，从半但声，读作 DA⁴⁵，其义为“价贵”。“价贵”与汉字“半”的意义无关，但是越南语的 ban³³ 与汉字“半”的音近，其意义是“卖”，与“价贵”有关，所以“半”是作为音读汉字充当形符的。

仿汉会意字比仿汉形声字少得多，但是各个语言都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分两类。第一类，由两个汉字或汉字偏旁组成，全字意义由各部分综合体会，读音多数是本族语的，少数是汉语的（借词），例如

日语的“畑”字，从火从田，读作 hata，其义为“旱田”。勉语的“𪛗”字，从初从生，读作 lun²⁴，其义为“嫩”。第二类，由两个汉字组成，读音是本族语的，全字意义由各部分注明，应该称为注义字或会意词。例如壮语的“𪛗”字，从晚从饭，读作 pjeu²，意义就是“晚饭”。朝鲜语的“𪛗”字，从水从田，读作 tap，意义就是“水田”，这类字的意义非常明确具体，是会意中最原始的一类。

反切字在汉语里出现得较晚，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产生的字数虽不多，但是在仿汉字中屡见不鲜，也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全字读音全由汉语音读字切成。例如越南语的“𪛗”字，是“失”的意思，其读音 meɪ³⁵，正好是用汉字“亡”的声母和“失”的韵母相切而成的。第二类，全字读音部分由汉字音读，部分由汉字训读即本族语音相切而成。例如壮语的“𪛗”字，是由“竹”字和“失”字构成的，意思是“磨菇”，但是其读音 rat³⁵不是汉语的“竹失”切，而是壮语“竹”ruk³⁵的声母，汉语“失”的韵母切成的。第三类，全字读音比较复杂，有的有几个音节，有的上字不仅表示声母，下字不全表示韵母，例如朝鲜语的“𪛗”字，是古代新罗官职名，读作 namal，其中 na 是上半部“乃”的音读，mal 是下半部“末”的音读；又如“𪛗”字是地名，读作 tol，其中 to 是“右”的训读，l 是“乙”的音读。确切地说，这样的字应该叫做“拼音字”。

有些字似乎不能包括在上述三种造字法之中。例如壮语的“𪛗”字，读作 wa:n⁶，意思是“缺”。显然，这不是借汉音读字，也不是借汉训读字，而是一个象形字。又如“𪛗”字，读作 fa:n²¹，意思是“鬼”。“𪛗”和“方”都与“鬼”义无关，都不是形符，都是声符，因为“𪛗”、“方”音近。这样的字我们姑且称为“二声字”。至于“𪛗”字，读作 tam¹，从泥又从土，其义为“地”。“泥”、“土”义近，应该称为“二形字”。哈尼语的“𪛗”字，读作 pɔ̃³⁵ 两个音节，意义是“月亮”。它的外围是一个圆圈，与现代汉字的笔画不同，显然是象形；里边的“月”也

是一个象形字，所以整个字是一个双料的象形字。

仿汉字都和借汉字混用，二者部件相同，造字方法相同，如果不与其表示的音和义联系起来，很难区分哪个字是汉字，哪个字是非汉字；也很难区分一个字的几个读音和几个意义中，哪个是汉音汉义，哪个是非汉音非汉义。例如“嫫”字，《汉语大字典》有三个读音四个意义。（一）pǒu，女貌，不才；（二）pèi，丑；（三）bù，女子人名用字。但是在广西的户口册里，还有第四个读音第五个意义，即 bèi¹²，姑娘，这后者就是侗语的借汉音读字。

改造原有汉字而成的新字称为变汉字，变汉字可分两类。第一类，增减或改换汉字的笔画，其字音或字义与原来的汉字的音或义往往有联系。契丹大字和女真大字中，除少数借用汉字外，几乎都是这样的字。例如契丹大字“𐐩”是由“天”字变来的；女真大字“𐐩”是由“土”字变来的。越南、日本和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也造了一些。例如壮语的“𐌸”字，读作 bəŋ¹³，其意为“边”，是由“𠂔”字变来的。纳西语的“𑄎”字是由“马”字变来的。

简化汉字是产生新字的途径之一，别的语言借用汉字时也简化，而且在汉字简化字总表正式公布之前就有了。如果他们的简化字跟汉语的不一样，那就成了变汉字，例如日语的“沢”是由“澤”变来的，汉语是“泽”；“広”是由“廣”变来的，汉语是“广”；日语、壮语的“竜”是由“龍”变来的，而汉语是“龙”。

这类变汉字也是表意字，它与借汉字、仿汉字混开，虽然笔画比较简单，但是三者也很难区分。

第二类变汉字不仅增减改换笔画，而且改变笔形笔向，例如彝语的“𑄎”字是由汉字“五”变来的，水语的“𑄎”字是由汉字“丁”变来的，“𑄎”字是由汉字“九”变来的。除了其他语言造第二类变汉字外，湖南江永一带的妇女也用变汉字来写当地汉语，称为女字。例如“𑄎”字是由“八”字变来的，“𑄎”字是由“今”字变来的。

这类变汉字与汉字的形音义都有明显的联系，但是它一般只用一个形体表示一个音节，属表音文字中的音节文字。

不用现存的汉字或偏旁为部件造字，而先用汉字笔画组成部件，再根据汉字造字方法用这些部件组成的方块字，称为似汉字，因为这样的字与汉字有区别，但是乍一看很像汉字。

似汉字只有西夏文一种。它的笔画跟汉字一样，有点、横、竖、撇、捺、拐、勾等，而以撇、捺用得最多。造字的方法也与汉字相同，但是会意最多，形声较少，另外还有象形、指事、反切、转注。会意字如𐵄“明”，从𐵇𐵈黑（从左右和中间的部件）从𐵉“白”（从右边的部件）。形声字如𐵊“笙”，从𐵋（木字上部）𐵌声。象形字如𐵍“人”，象人形。指事字如𐵎“腰”，人字中间加一点，指明部位。西夏文多达六千多个，但是没有一个字与汉字字形相同，每一个字记写一个音节，是一种成熟的表意文字。

除仿汉字、变汉字、似汉字外，还有契丹小字、女真小字、朝鲜文、平假名、片假名等，其笔画或字母、原字都采用汉字，表示的音也多与汉字音有关，也可以说是从汉字派生的，但是它们都是表音文字，字形也与汉字差别较大，这里不详细论述。

上面我们叙述了汉字向东亚一些语言的扩展简况，遍及汉藏、阿尔泰等不同语系不同类型的越南、日本、朝鲜、契丹、女真、西夏、苗、瑶、壮、布依、侗、水、仡佬、哈尼、白、纳西、彝等十九种语言，时间短的几百年，长的千年以上，有的直到现在还在使用，可见汉字有很强的适应性。

除了其他语言借用汉字外，汉语也借用其他语言造的仿汉字。例如：

外来字	所在文献举例	语源
烟	毛泽东选集	日语
鳙	云南地图	壮语

𪛗	辽史	契丹语
𪛘	徐霞客游记	布依语
𪛙	贵州通志	苗语
𪛚	云南志略	白语

这样的字在《龙龕手鑑》里收了不少，可见出现于汉文典籍中的所谓“土俗字”，实际上有一部分并不是汉人创造的，最初记录的也不是汉语。不过因为字素相同，造字方法一样，不经考证是不易分辨的。

仿汉字进入汉字典籍之后，其读音往往与原来的不同，有的根据声符来读，与原音相差甚大；其意思也往往与原来的不同。例如“𪛗”字，《汉语大字典》音 tián，人名，可口语读 hata，是“旱田”的意思；“𪛘”字《汉语大字典》音 lóng，阡陌，同“龙”；而壮语读 luŋ²⁴，是“大”的意思；“𪛙”字《汉语大字典》音 bā 意思是“海贝”，而白语读 pja⁴⁴，意思是“钱”。可见不仅汉字可以超语言使用，仿汉字也能超语言使用。

汉字及其派生字的广泛混合使用，在亚洲东部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总人口达十多亿。如果说腓尼基字母及其后裔是世界第一大文字体系的话，汉字系方块字则是世界第二大文字体系，它是东亚文化繁荣、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还要进一步发挥巨大的作用。

然而，除了汉字本身几千年来不断发展、使用人口日多之外，其支系的前途则盛衰不一。契丹字、西夏字、女真字曾经广泛通行，但几百年前就无人使用了。字喃也广泛通行了很久，但现在已被拉丁字母拼音文字代替。假名和朝鲜文是现行文字，其中夹用的汉字已提出要加以限制。中国西南部一些语言的借汉字和仿汉字，则始终没有统一推广，成为全民公认的正式文字，但是它至今还在与新创的拉丁字母文字并行使用。造成这种不同前途的原因有三：一，与政权的有无有关，凡是建立了独立政权，统治者重视的文字都推广了，凡是没有独立政权的民族文字都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二，与语言的存亡有关，

日、朝、壮、白、苗等是活着的语言，其文字还在使用；契丹语、西夏语已经消亡，文字就成了古董。三，与文字的科学性有关，中国西南的各种借汉字和仿汉字，造字者各自为政，同样的语音和意义，你借汉字表示，我仿造新字表示；借用汉字时，你用音读，我用训读；造新字时，你用形声，我用会意；同是形声字，你用甲字或甲偏旁做声符或形符，我用乙字或乙偏旁做声符或形符。结果五花八门，很不统一。后来又没有整理规范，因此都不能广泛交际，发展为正式的全民文字。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现在还在使用的这些借汉字和仿汉字呢？下面仅就中国西南的情况提出一种设想。

50年代以来，我国创造了拉丁字母壮文、苗文、布依文、侗文、哈尼文、纳西文、瑶文等拼音文字，而且建立语文机构，编写教材，出版读物，做了许多推广工作，但是至今没有推广到全民范围。原因很多，其中有两条是很重要的：一，方言差别的障碍。这些语言都有方言差别，有的差异大到不能互相通话的程度。拼音文字都有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其他方言和非标准音区的人学起来困难很大，降低了学习文字的积极性。二，汉语文的强大竞争。西南地区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在长期杂居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中许多人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汉语。现在广播、电视、电影日益普及，汉语文通过这些宣传工具，影响越来越大，而民族语文的功能和影响比汉文小得多，一些已经掌握汉语文的人不愿花大量时间去学文字，但是民族语依然存在，许多文化活动离不开本族语，人们只好借用汉字再加一些仿造字来写歌谣、剧本、家谱、咒语、人名、地名、家信等，于是形成了新老文字并存、各占一方的对峙局面。可以想象，只要新文字没有普及，汉语影响存在，使用汉字和仿造新字的情况就会继续下去，而且可能再造出各种各样的新字来。

我认为在方言差别大，新文字不易掌握的情况下，借用汉字仿造汉字来保存、传播民族文化是有意义的，不过为了扩大交际，原来的

无政府状况应该改变，应该统一制订借用和仿造的原则，比如各个语言都以借用汉字为主，只在不能完全表达时才仿造极少数的新字。借用汉字时用移植和训读，不用音读；仿造汉字时笔画要简，如果这样做了，至少有如下的好处：一，汉藏语系的语言都以单音节的为主，借用汉字不仅可能，而且大部分语素会相同（语义相同，读音不同），能起超语言交际的作用。二，有利于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特别是缩短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的时间，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三，能够利用现存的印刷设备和电脑显示装置，加快信息流通。如果实践证明统一借用的汉字和改进的仿造字比拼音文字有更大的适应性，用它来取代拼音文字就是可取的。

因此，我们研究汉字，不仅要研究汉字在汉语里使用、发展、转换的问题，还应研究其支系的有关问题，这是多民族国家里文化建设的一项特殊内容。

汉字与汉字的前途

胡瑞昌

文字就其本质而言，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是语言交际的辅助工具（文字的功能或职能）——它作为语言的载体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传递、储存、反馈语言信息（思想），通过读写达到语言交际的目的（交流思想的目的）。所有文字的本质与功能都是这样的，概莫能外。汉字是文字的一种，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不同的民族的文字，其表现形态（符号系统本身的形式或模式）以及它记录语言的方式（符号单位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的表现方法），则可以各有自己的特点。人们所说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判断”，是指汉字这种符号系统本身的表现形态和记录汉语的方式的性质而言，即符号系统本身的性质和符号系统记录语言的方式的性质而言，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字的性质而言的——汉字作为一种文字，指其文字的性质而言。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两个不同的概念，绝不应混淆。

从高层次上或从宏观方法论的意义层次上说，作为文字的汉字的性质或本质，它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这就是汉字的性质和本质。其功能就是作为汉语语言交际的辅助工具，它是汉语的载体，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传递、储存、反馈汉语的信息（汉语表达的思想），通过读写达到语言交际的目的（交流思想的目的）。

从低层次上或从微观的具体的汉字这种符号系统的表现形态及记录汉语的方式上说，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同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的确

对汉字这种符号系统所表现出来的形态特点本身的性质及其记录汉语的方式的特点本身的性质，是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的，说汉字是“象形文字、表意文字、意音文字、语素文字、语素——音节文字，等等，说法不一。如果我们从符号系统形态特征和记录汉语的方式特点来认识汉字的话，可以把汉字叫做“意音、语素音节文字”，“意音”指汉字这种符号系统 90~95%以上的符号是意音结合体符号（形声字），少数是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象形、会意、指事字既是表意，又兼含表音：“口”是象形字，表意为“嘴巴”表音为“Kǒu”。更有趣的是，“口”有时作“形旁”（形符）如“吃”；有时作“声旁”（声符）如“扣”。假借字“花”，既表音为“huā”，（借“花草”的“花”表“花费、用掉”义的“花”），又兼含表意“花费、用掉”，所以汉字这种符号系统是“意音结合体的符号系统”，“语素音节”指的是符号单位所记录的语言单位是“语素”，而“语素”又以“音节”为单位的。①

所以对于汉字的性质，可以分两个层次去认识。作为一般文字意义的高层次来看，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是汉语语言交际的辅助工具，汉字作为具体的符号系统的表现形态的特点和它记录汉语的方式特点来说，汉字是意音、语素音节文字。

人们习惯于把世界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概括成这样的公式：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有的则表述为：表意→表意兼表音→表音，可是世界上并没有哪一种文字的发展历史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而这个文字发展三阶段的公式，却很容易被人逻辑推理得出表音文字是文字发展历史的最高阶段，而非表音文字（包括表意文字和表意兼表音文字）则落后于表音文字一个甚至两个历史阶段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结论显然是荒唐无稽的。因为历史事实是：朝鲜、日本、越南曾经借用汉字作为其民族文字使用了一两千年，之后他们才陆续改用谚文、假名和拉丁化拼音文字的。难道可以说，世界上唯一历史最古老、最悠久至今仍然还活着并具有无限生命力，以